學案小識

卷五目錄

翼道學案

學案小識卷五

翼道學案

漳浦蔡先生

先生諱世遠字聞之號梁邨翰林歷官宗伯幼稟家學篤志程朱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適儀封張淸恪公撫閩立鼇峯書院徵召各郡縣士子肄業其中爲之講明正學宣示儒宗先生應時而出升堂入室得儀封之眞傳其與鄭魚門侍講書曰在京師時朝夕過從儻有孜孜志相同道相合分袂時先生獨有所不忍於中者迥出於交情聚處之外不可不謂之知我也前歲附張次

脩信有江南閱卷之命心怦怦欲往以兩弟公車外出又繼以台灣之變不如所願嗣聞先生清望日隆公明之譽溢於近遠然世遠竊謂此不足爲先生譽也我輩誦法古人安肯以文衡作商賈之行辱名喪心自好者不爲況先生道力素定哉明則比公爲難然以理眞辭雅二者律之空疎者不錄浮雜者不錄驗其心得審其學力昭昭然若揭其衷也此亦不足爲先生難者竊謂學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風而變士習下車伊始行一令於令長學官曰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聞并上所實行有能通經學古奇才異能者以名聞并上所論著

行之各屬揭之通衢雖所薦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未必薦然本之以誠心加之以詢訪擇其眞者而奬勵之或譽之於發落諸生之時或薦之於督撫或表宅以優之試竣或延而面叩之從容講論以驗其所長有行檢不飭者摘其尤而重黜責之如是而士習不變者未之有也且夫士子荒經久矣勦襲撮摘以塗有司之目侮聖人之言莫此爲甚今於歲科未試之先通行於各學曰書藝二篇之外不出經題但依所限抄錄本經多不過五行少不過三行不者文雖佳歲試降等科試不錄科舉至期牌示曰某經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各書於卷後

夫勒寫數行本經非刻也先期示之使知成誦非慢令也有能兼通者場中又牌示曰能成誦四經五經者廩生給餼廩童子青其衿如是而不自勵於經學者末之有也昔兩漢之選博士弟子員也以好文學尊長上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爲稱選送之太常太常籍秀才異等者以爲郎又有孝廉一科得人最盛今縱不能薦之於朝私自褒揚亦學政之大者唐時有帖經墨義之科今亦倣此意施之使士子無荒經之患於學者大有裨益先生歲試若未暇及科試行之未晚也且小學一書爲飭已敦倫之要脩身齊家之本士子少小先入以

養正之言虛憍鄙陋之習悉去內聖外王之學畢基於此昔嘗以此作次藝論題取士矣後又移之覆試士子多多覩爲具文學使亦有以具文覩者遂使父兄師長不以此勖其弟子小學之廢風俗人心之憂也今莫若確遵功令先期飭示曰童子試書文二藝次依所限起止書小學數行不記者定行黜落如是則人爭自誦習恐後矣夫內篇者十三經之精義也外篇者十七史之精華也許魯齋云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令士子尙欲通經學古豈以簡便精要如小學反使束之高閣乎世遠此數載在家鄉凡課授子弟以及從遊之士皆令讀小

學講期必與經書性理參講闓士化者頗多然與其處卑之苦口大聲孰若學使之行一文不勞而嘉惠靡窮乎今之持論者皆曰外官惟縣令與學使最難供職世遠竊謂此二者爲最易夫縣令者朝行一政則夕及於民與政立教無耳目不周之處無中隔之患古人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學使無刑名錢穀之繁惟以衡文勸學廣勵學官振飭士子爲職業草偃風行比地方職守者尤易或又以爲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謂掣肘者多由於自掣非盡人掣之也夫布衣則古稱先自强不懈人猶稱其嚴毅清苦力行可畏況居官哉

但氣不可勝事不可激當謹確完養以合乎中耳謂見掣於人吾未之聞也世遠邇來無四方志今歲撫軍呂公又禮至鼇峯日取先生所示羞惡之說與諸生深切而講明之會城氣習甚重然就中亦必有超俗成材者心誠求之而已江南學使前有余林二同鄉前輩繼爲同門謝君皆未有一字之通獨於先生惓惓者恃惠子之知我也其寄甯化五峯諸生曰貴業師貫一相聚都門屢稱諸賢志道之心甚銳深爲喜慰是日重陽正當休沐持諸賢請業之書相示不佞見之喜而不寐也年富力强何事不可爲只直捷要學聖人夫求爲博雅則

限於資榮顯富厚則限於命惟直捷要學聖人可以操之自我眼前立大志向定大規模隨所讀之書身體心驗隨所行之事遷善改過開其學識使益宏裕養其德器使益堅定焉斯已矣蓋之來書謂澄本清源惟在義利一關此最得之義卽天理利卽人欲當認得透徹斷得斬截如寫書來京所言學業有一毫不本中心發出或拾前人成語要使見者稱爲有志此便是浮外爲人之心卽利心也思大來書稱近日體認吾未見剛者一章與整齊嚴肅四字覺更緊切甚是朱子謂徒得一二謹厚之人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故聖人只思得一剛

者蓋氣質剛勇始足任道但戒浮氣矜氣耳眼前非必便能事事合中尚須細加涵養然軟靡無氣骨人必不能有爲也程子論學之切莫要於主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然此際加功最難過於矜持則苦而難久稍寬緩又便怠弛惟立志既堅躬行又力用謝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斂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體不至昏怠以此窮理心極清明以此克己氣極勇決更日加涵養自然德成而學就所謂徹終工夫也又謂時文恐荒正業欲暫去之夫時文亦代聖賢以立言者只要心得

而寫以時文之體勢耳心有實得則文字自有精采科名在其中矣程子謂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此言盡之至文公家禮最切日用未有學道之人而不行禮者此時得行卽行不可有待也且化民成俗莫不於此思源嚮道自比北溪却誰當得朱子惟取朱子北溪之書體究實踐不遺餘力則亦朱子北溪矣况家有賢父兄庭訓之下益加刻勵使父子繼美與宋代胡文定蔡西山二家比隆是所深望也與之來書謂取誠意章默會愈覺警切此欺慊之介體察入細則毛髮竦然願更策勵居業錄體勘極有益敬齋只一布衣惟能立志居敬

苦學程朱故能廟祀百世觀其辨別何等精嚴用功何等堅苦若有一念不實不但鬼神不可欺天下後世更不可欺也學山謂朱子全書閱畢欲讀近思錄全書中有無限道理體用俱備近思錄則領要存焉總在讀時句句切己行事時刻刻對照耳昔在宋代吾閩名儒甲天下多在延建今日臨汀風土人情最近古貴業師倡之於前諸賢互相講勵如上灘之船不上不止則道南之盛復見於今矣不得面暢屬望之深忘其鄙謭然皆肝膈之要不宣其與雷貫一日兩載都門相晨夕也以令祖母年高急於趨省不敢款留歸後忽忽如有所失

不使有疑莫析兒輩不得聆誨言能無縈念不使自數年來會友天下士要如賢友之純心篤志以第一等人爲可學而至講明踐履不少懈者有幾人哉學者患於無志有志矣又苦不能篤實篤實矣又苦不能曉事以陳北溪之賢受業漳州與聞至道越十年往見朱子於竹林精舍猶謂其尙少下學之功勉之曰當學曾子之所謂貫勿遽求曾子之所謂一當學顏子之博約勿遽求顏子之卓爾北溪自此精進有加蓋篤實之難也以司馬溫公之學識一代甯有幾人明道猶謂君實不曉事使明道得大用於世其明通公溥比之溫公自是不

倖然温公尙未足當曉事之稱由是言之學之進境豈有涯哉賢友年方三十有三朝之巨公見者無不崇奬庶所謂篤實而曉事者然以北溪司馬二公律之有不爽然若失乎又何加焉仍在精義集義二者交勗而不息焉耳五峯諸生得承指授英特不羣皆任道之器也然近之君子囿於科舉梏於習尙久矣鄉人所不屑矣必勉之使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爲天下不可少之人又當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匪徒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又當爲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志銳守堅捐其所甚利而追其所必至自然日進於高明臻於光大矣夫鼓

其趨而指其程途師友之事也餘則在學者之自勉而已有已未克誰則知之半途而廢誰能禁之不佞望之深幸爲我勗勵之不佞粗疏寡陋然此心實未嘗一刻少懈賢友嘗勗以靜時加功靡日不體斯言庶後日相見時稍進故吾也先生窮理精密律身謹嚴識量深宏節操堅定退而居家進而在朝所行皆有益於人之事所言皆有益於人之言侍講幄數年常以天地性命之奧道心人心危微之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周程張朱之心傳從容陳奏荷蒙

天藻褒嘉榮耀千古亦儒林之大盛事矣卒謚文勤著

有二希堂集

甯化雷先生

先生諱鋐字貫一號翠庭翰林歷官通政司通政使初補諸生從漳浦蔡文勤學得造道入德之方舉於鄉至都不投公卿一刺以陸平湖不敢見魏蔚州爲比謹守規矩繩墨克治嚴密踐履篤實嘗謂李貫之得力與起截斷四字頻與起真心敬以直內之要也每截斷思念義以方外之本也又謂朱子與何叔京云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使自內外帖然按此是講學第一緊要處小學一書所當服膺踐履又謂一刻不持重便害德性一刻不專一便荒本業一刻不警惕

便墮晏安晏安溺志則害德性荒本業不待言矣又謂
朱子仁說讀之既久令人見得本體融通流貫處功夫
精切周遍處葢生理涵於心爲心之德而義禮智統是
矣此生理涵於心卽溫然愛人利物之心爲愛之理故
朱子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各得天地
生物之心以爲心也所謂心之德者此也所謂愛之理
者此也明乎心之德愛之理非有二此溫然愛人利物
之心卽天地块然生物之心而本體有不融通流貫者
乎中間引夫子之言仁則由體而用自常而變一私不
容自匿一理不容或虧而工夫有不精切周遍者乎下

又發明程子愛不可以言仁而愛之理爲仁則性情之界限明而脈絡通本體之妙莫非生生之理者益以著矣辨楊謝之不識仁體泛言同體者無警切之功專言知覺者少沈潛之味則功夫之實在乎操存涵養克己力行然後可以自全其生生之理者益以明矣又謂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言性之宗旨孟子性善之言正是相近之實際相近者善之相近也以萬物爲一體者堯舜之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擴而充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必待擴充之力者氣質有不同也孟子言性

與孔子無二旨也又謂道心卽性也人心之正者道心
爲之主卽性宰乎氣也人心之偏者道心之有蔽卽性
汨於氣而失焉者也非道心爲一心人心又爲一心也
如飲食男女之欲人心也而道存焉知道存卽道心也
知其爲道而肆焉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故必道心
爲主人心聽命也是知謂心卽性也非也離心性而二
之者亦非也又謂學問之道一以貫之孝而已矣是故
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由父母而上之
則祖宗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和之族人由祖
宗而上之則厥初生民之天地也以天地之心爲心天

下無不愛之民物至於民胞物與學問之道無以加矣要自孝之一念積而充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嗚呼此其所以通神明光四海而爲至德要道與又謂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可悟孝之爲道無所不貫又謂天下無性外之物凡身之所具耳目手足聰明恭重之理皆是也凡身之所接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親義序別信之道皆是也凡天地盈虛消息之妙萬物生長收藏之宜皆是也朱子論格物即孟子之言知性此可悟矣又謂太極者誠也誠之之功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直內誠之源也義以

方外誠斯立焉必直內乃能方外卽主靜之意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則人極立矣又謂孔顏之樂如何尋處先儒隱而不發竊思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數語可形容孔顏樂處何也卽此生意之盎然一心藹然四達者也所謂仁也顏子心不違仁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也孔子中心安仁雖疏水曲肱此樂亦在其中也然則欲尋孔顏之樂亦默體吾心之生意而已矣大抵生意是聖學真種子克己如耨草涵養乃灌溉培育之功由是欣欣向榮暢茂條達而不容已焉孟子所謂樂則生矣此之謂也學者必有見於此實加

克己涵養之功孔顏之樂方可尋得不然水流花放無非生意於我何有哉又謂以性理二字分言之性體渾然析之爲仁義禮智脈絡分明是之爲理驗之身則肅乂哲謀推之倫則親義序別皆理也卽皆性也復性在於循理循理在於盡分葢性渾淪而理有條緒然理廣大而分更親切如孝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孝忠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忠隨在盡分則理得而性無虧矣格物者格此力行者行此豈待遠求哉先生於近代眞儒宗法陸平湖張桐鄉兩先生其序陸子年譜曰古之學者未有不知行並進者也不離乎日用

飲食綱常民物則曰下學不創爲新奇詭異幽深元渺則曰正學自孔孟至程朱逮明之辥胡一脈相傳如世系之有大宗小宗其他旁門異趨分之爲庶孽假之爲螟蛉而已矣我

朝治教休明名儒輩出而從祀　文廟惟平湖陸子一人蓋醇乎下學之功卓乎正學之的者也表章陸子所以示學者之趨向指歸然或隱微幽獨不離富貴利達之見徒以講學立名呶呶焉辨異同爭得失口說自勝無益也陸子之言曰學者必從羞乞墦賤壟斷辨陽儒陰釋始鉞謂學者辨陽儒陰釋必從羞乞墦賤壟斷始

嘗讀陸子文集學術辨與湯潛庵先生諸書於姚江之學可謂攻其壁壘搗其巢穴不遺餘力矣然使陸子窮達出處有一不合乎道治身檢心無人所難能之定力兩任縣令無人所莫及之治績一載臺中無人所不敢言之正論則講說雖明辨駁雖切亦何足以厭天下後世之心而稱天下之儒宗哉河南張凊恪公學與陸子同嘗刊其遺書以傳於世令嗣君西銘復增定陸子年譜考訂既確包括無遺陸子生平體用兼該知行並至具於此學者探討服習如入其門登其堂而聆其聲欬瞻其儀範與親得陸子而師之無以異鈹懼終身爲道

外之人願與天下同志之士服膺而弗失焉其序張楊園先生全集曰向見陸清獻公衞濱日鈔極推楊園張先生繼見寶應朱止泉遺集論學術稱楊園爲最醇者顧先生著述蜀山草堂初鋟板燬於火所流傳者初學備忘錄訓子語二冊竊謂學者得此已足爲入門階梯矣然而先生明體達用之全量未之見也都門於同年傅謹齋處獲覽海甯祝孝廉人齋所編集乃益信先生在前明爲薛胡之後勁在我

朝爲清獻之前茅蓋先生少嗜姚江中師蕺山卒歸於洛閩其爲學切實爲己庸言庸行慥慥不息而欿然不

以師道自居閒論史及時務皆關繫社稷蒼生之計而退然不爲出位之謀嗚呼學術之敝明季極矣東林而後夏峯二曲尙多騎牆先生獨粹然一出於正且身處草野日抱嫠憂荒江寂寞惴惴念亂其心固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學者讀是書當想先生遭困阨流離內治嚴密究心經濟而終身韜晦不自表襮如此吾儕幸際文治光昭之世優游膠庠顧乃闒冗偷安小得自炫乎使者視學兩浙有董率之責前已刊布淸獻公年譜以勖多士茲喜蕭山朱學博志尙正學諸生皆知向方重錄先生全集成爰不揣而序之觀此可以知先生之所

宗主矣他若象山禪學考陽明禪學考鵞湖說以及金華院試示諸生東林書院示諸生嚴州試院與諸生論格致傳義答諸生問毛西河語不亦辨之嚴而言之切乎與清獻學術辨同功矣所著有經笥堂詩文集自恥錄聞見偶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共若干卷建甯朱君梅崖序其文集有曰公之學以躬行爲主以仁爲歸以敬義爲堂戶以人情事理爲權衡以六經爲食餌以文藝爲紳佩以獎引天下之士爲藩牆而於邪正之界流漸之漬析之尤精防之尤豫大要宗朱文公而以辥文清陸清獻二公之書爲譜牒生平出處按之固已無一

不合於道所謂文章則皆本其躬行所得者而慰唁問
答解惑條指發德辨姦析事類情以綜王道之要以會
天命之精斯言葢盡其大略云

婺源江先生

先生諱永字愼修專心經學博通古今本義理爲考據通萬彙於一源生朱子之鄉闡朱子之教凡紫陽之極廣大極精微處先生推擴之研窮之不遺餘力其禮書綱目序曰禮樂全經廢缺久矣今其存者唯儀禮十七篇乃禮之本經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儀法度數之畧也周禮爲諸司職掌非經曲正篇又逸其冬官蓋周公草創未就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錄或雜以秦漢氏之言純駁不一其冠昏等義則儀禮義疏耳自三禮而外殘篇逸義亦或頗見他經論語孟

子爾雅春秋內外傳大戴家語孔叢等書諸子則管子荀況漢儒則伏生賈誼劉向班固之徒亦能記其一二然皆紛綸散出無統紀至於聲律器數則又絕無完篇樂記但能言其義已失其數矣夫禮樂之全雖不可復見然以周禮大宗伯考之禮之大綱有五吉凶軍賓嘉皆有其目其他通論制度之事與夫雜記威儀之細者尙不在此數樂則統於大司樂律同度數鏗鏘鼓舞亦必別有一經與禮相輔竊意制作之初當如儀禮之例事別爲編綱以統目首尾脩貫條理秩然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此也散逸之餘儀禮正篇猶存一二戴之

記者如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之類已不可多覯其他或一篇雜錄吉凶一事散見彼此又或殷周異制紀載互殊學者末由觀其聚則亦不能會其通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紊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爲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黃氏其編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綱細目於是粲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脩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衆手節目疏潤且未入疏義

黃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贍而編類亦有未精者蓋纂述若斯之難也丞竊謂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為凡例以定之蓋裒集經傳欲其核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為宗排纂之法當以黃氏喪禮為式竊不自揆為之增損櫽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禮十九篇十二卷曰賓禮十篇五卷曰凶禮十七篇十六卷曰吉禮十五篇十四卷皆因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篇五卷曰通禮二十八篇二十三卷曰曲禮六篇五卷皆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

門居後六篇五卷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首三卷共八十八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卷雜書者蒐羅略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焉屢易藁而書成姑繕寫本文及舊註一通名曰禮書綱目若夫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說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日嗚呼禮樂之書精微廣大前賢勤勤補綴具有深旨末學何敢與知顧敢以其謭陋之識輒改已成之緒葢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書雖僭妄有不辭也世之君子取通解正續三書參之是編考其本末究其離合異同之故或亦諒永之心也夫其朱子原訂近思錄集

註序曰道在天下亙古長存自孟子後一綫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與呂東萊聚於寒泉精舍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宏博無涯恐始學不得其門因共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為近思錄十四卷凡義理根源聖學體用皆在此編其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之極切蓋自孔曾思孟以後僅見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

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之編錄哉其間義旨淵微非註不顯考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多及此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奥理或辨别同異或指摘瑕疵又或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或問語類諸書前人未有爲之薈萃者宋淳祐間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採朱子語甚略近世有周公恕者因葉氏註以己意别立條目移置篇章剖析句段細校原文或增或複且復脱漏譌舛大非寒泉纂集之舊後來刻本相仍幾不可讀永自蚤歲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沈潛反覆有年今已垂暮所學無成日置是書案頭默自省

察以嘗嚴師竊病近本既行原本破碎朱子精言復多刊落因仍原本次第裒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採入註朱子說未備乃採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間亦竊附鄙說盡其餘蘊蓋欲昭晰不厭詳備由是尋繹本文彌覺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既為四子之階梯則此註又當為此錄之牡鑰開扃發鐍祛疑釋蔽於讀者不無小補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亦先儒之志既以自勗且公諸同好共相砥礪焉禮書綱目凡八十八卷引據諸書釐正發明足終朱子未竟之緒近思錄集註病周氏近本破碎仍還原

本次第裒輯遺書之涉此錄者以補乎巖之所未備此皆有關學術之大者至其於制度名物律呂音韻天文算法無不稽考精審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七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律呂闡微十卷律呂新論三卷春秋地里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河洛精蘊九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恒氣注天辨歲實消長辨天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考訂朱子世家一卷卒年八十二

臨桂陳先生

先生諱宏謀號榕門進士歷官大學士諡文恭學以誠一不欺爲主不尙空談不取辨論溯考古聖賢名臣名儒之嘉言懿行一一尊而奉之踐而履之心與古印事與今宜推已及人無私於已嘗曰是非審之於已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三者缺一皆有病須隨時隨事有此定見乃爲腳踏實地余最愛范文正公云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數語中原包得義命二字在中庸素位而行一章無非此義孔子所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曰

學問須看勝似我者境遇須看不如我者昔年愛此二語書之座右嗣是三十餘年益覺道理精當無所不包亦確乎不可移易倘境遇看勝似我者則怨尤忮求無所不至學問看不如我者則驕傲怠惰亦無所不至學術人品事功出乎此則入乎彼以此爲人鬼關頭也可又曰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斯云無咎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必爲世人不能做之事庶非虛生此余爲諸生時題書室語至今思之負愧良多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敢不勉旃又自箴十則曰謹言語以寡過節飲食以尊生省嗜好以養心耐煩勞以盡

職愼喜怒以平氣戒矜張以集事絕戲謔以敦體崇退讓以和衆愼然諾以全信減耗費以惜福又與人手札多關勸懲語嘗寄某曰凡事不顧公事之有益與否而先持一自以爲是之意見是己者樂之非己者惡之此爲剛愎自用滿盈招損不但於公事之無益即自己亦受虧損不淺又吾輩處不如意之事遇不如意之人惟益反躬自責靜氣平心以求一至是無非之道弭謗在此免禍亦在此舍此而別生角抵之計恐無益而有害也又承晷以無倦二字實爲切要有恒可以基作聖而無恒則不可以作巫醫夫子論近仁剛則兼毅曾子論

士宏必及毅蓋恒者常久之心毅者定力之謂皆無倦之謂也且以觀天下古今之事愈遠大則愈非旦夕可以觀效而有旦夕可以觀效者決非遠大利害固久而後見是非亦久而後明有識者計久遠不計目前爲民物不爲一己當時或以爲迂而久大之業恒基於此苟有倦心則稍有挫折便生消沮其何以濟又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即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期稍有裨益然志廣願奢百未如願事雖未成心實難已有時過於勞瘁而亦不覺覺亦不復惜也年來精力漸不如前而又當此煩劇之地隨事經理已苦難支若遇

有疑難心要如此而力有不能者則寢食作止常懸心目不能擺脫不以事累心役物而不役於物捧讀明訓益服知我之切而愛我之深也諸儒語錄不免偏勝有疵一經朱子悉歸醇正有如布帛菽粟可以療飢可以禦寒近世言學亦知遵尙朱子而用功止憑口耳逞技惟在詞章終日讀書作文未知所讀之書於己何益所作之文於世何用其業居然讀書人人亦未嘗不以讀書人目之究之於身世毫無所益甚有所存所行與書全相反者使世人謂書可以不讀讀書不必有用皆由於此是當以聖門知行並進之語因人指點隨時印證

庶幾挽頹風於萬一耳又士人惟身心最爲切近其用功亦惟存心克己二者最爲吃緊此處用得一分工夫便有許多得理之事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也然官場中所汲汲講求以爲要務者卻不在此但須儀文習熟機緣湊合便爲得手程子云世人事事要好惟自己一箇身心卻不要好待事事好時此身心先已不好了今日官場內所爲待好正所謂身心先已不好者也又古聖賢之微言精義散在典籍惟讀書可以通其解亦惟讀書可以踐其實如止以詞章爲學雕琢雖工無關性情卽或矯語性命又未免談空說幻墮入理障旣

無益於身心更何裨於民物書自書而我自我世人所以目讀書爲口頭禪謂作文爲敲門瓦負此書亦重負我矣大人實踐錄從孟子大體小體句獨得眞諦指點親切曲暢旁通格物者格此也致知者致此也脩齊治平亦卽此而推也大體立而小體無權天理流行人欲退聽克己卽所以復禮也大體立而小體效用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踐形卽所以復性也又來札於讀書爲學之是非利弊暢切言之語語從體認中來循環展誦實獲我心試思

國家何所需於文藝而以此取士耶蓋謂能作文者必

會讀書能讀書者必能明白道理變化氣質耳不謂揣摩術工讀書者自讀書而於道理不求甚解即心能解之而言與行背以致不能變化其氣質又焉能澤及於民物今日欲救讀書之弊而收取士之效惟有講求身心格致之學知在此行亦在此以此學即以此仕庶幾近之又所論我見一語尤爲切中士大夫之病一有我見則或憑意見或顧利害甚至以我之行止爲理之是非不難强事以就我更不難苦天下人以遂我此皆有我之見爲累也又宦海無定經一番波浪增一番閱歷古人於橫逆之來必三自反非空空引咎也正可即此

以爲熟察人情克治身心之地耳又人之聰明材力不相上下業事詩書亦無不明白義理辨別徑路及臨事稍涉利害每止圖目前不顧久遠止顧一己不顧天下良由看得一身之富貴太重故看得君民之事太輕年來以此觀人卽以此自責昨閱名論以萬物皆備之我爲我人有不協皆我之責則視國家之利害皆我之利害天下人之賢愚皆我之賢愚上下千古參贊位育無非我分內之事迹似待我者輕其實待我者極重先儒以西銘一章爲仁字源頭者卽此意也又來札戒懼愼獨說得如許親切大學八條目無非一層緊似一層治

平事業總歸根於誠意正心中庸放之彌六合而卷之
退藏於密亦即此意所云愈嚴密愈廣大已將中庸之
層次主腦該括無遺非實在此等處痛下克治苦功不
能道此又近來功利詞章之習流而不反讀書者所在
不乏顧書自書而我自我每見讀書之人與未讀書者
無以異讀書之後與未讀書時無以異竟似人不爲科
第則無取乎讀書讀書已得科第則此書可以無用矣
居嘗竊見及此耿耿於懷學約中偶一發明而筆墨荒
疏詞多淺率竊恐未足爲多士則也諸君重刊各撰序
文獎許過甚心竊愧之然士者四民之倡而官司又多

士之倡也各持此意自勉勉人化行自上教成於下羣務於有用之實學使境內士子以讀書爲克治身心之事毋以文章爲敲門之瓦則士習由此而端民風由此而厚治化出其中人才亦出其中此又吾之所厚望也

又爲己一賦具見抱負古之學者爲己聖人垂訓人多囫圇讀過不肯體認己字如自私自是好逸惡勞趨利避害樂安忘危自以爲爲己之道當如是而不知己字看錯所學豈復可問程子云爲己者其終至於成物爲人者其終至於喪己實抉千古爲己爲學之精蘊又身世之事凡可知者皆理也凡不可知者皆數也理本可

知而不求知數本不可知而強欲知之即云巧中徒亂心意何裨實事來示正復相同即此當吾輩講學一則何如又古人窮經足以致用凡不能致用者不可謂之窮經然窮經而不能求其切於身心倫物者亦必不能致用近見人畢生讀書而不能有用皆坐看得書中所言不甚親切之故而經義尤甚也又士人惟功名得失可以聽之於數至於學問器識全由人事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進益處可以用功之境值可以用功之時而因循錯過不但他人見輕即自己亦不免於後悔古人之學問要看勝過我者境遇要看不如我者二語實爲

萬全良劑隨時隨事以此著想則無自足自棄之病亦省卻多少希冀妄想矣至於門內之事總要看得骨肉貴重難得則財物自皆落後一層既惟不可計較且不必計較也又中祕書多心得在人爲詩詞歌賦而讀書者風雲月露之學也縱極富麗何裨民物爲身心性命而讀書者經世服物之學也似乎迂遠終歸實用果能從身心性命上用功考古證今心有所得措之身世則爲不朽之事業敷之詞翰則爲有用之文章以云詩賦莫高於此近日多以身列詞苑不得不專重詩賦爲言者似文章事業看成兩概殊非

聖主教育人材之意又天下不乏博學能文之士然往往書自書而我自我文則是而人則非皆由讀書時只圖作文抒寫不曾把書中道理研究一番更不曾在自己身心體認一番蔽門瓦卩頭禪於己何益於世何益今日講學只須辨別何爲有益何爲無益正不必分門別戶另立宗主至於制義原以發明四書而四書之理有因制義而晦者皆由作文不肯認淸書理之故文字雖佳奈不切題何又論語一書理則精粗上下無所不該人則貴賤賢愚無所不宜真有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來序云

道理渾淪莫如詔曾子之一貫工夫喫緊莫如答顏子之四勿二語該全部之要旨至於聖門論知論仁論禮乃就一時所重而名之後人斤斤就字面上分異同離合便生出許多穿鑿捏合今云仁具於心禮徵於事自其心之純粹無間謂之仁自其事之恰當不易謂之禮仁禮交關同原共貫可云直截了當昭然發矇即張子所云理虛而禮實也老先生平日於四箴有一段切實體認工夫以此詔示來學不愧見道之言竊以勿視勿聽原有思明思聰工夫果能非禮勿視勿聽則尤悔之寡更不待言復禮之功不外明健不必以寡尤寡悔爲

明禮實境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欲罷不能正是精進著力之候以爲其覺察也若有意若無意其用力也亦不易亦不難浮雲點空天風迅掃大段著力不得轉未免無可捉摸反疑近於二氏耳又人看道字似另有一物如古董玩器之類不曰自某傳之於某則曰爲某之的派無非從字句迹象上講究是古是今絕不於人情物理上講究是真是假道字看不真則論文不過皮相耳糟粕耳朱子解中庸率性之謂道即云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學者多視爲淺近語是以求之愈杳去之愈遠先生誠於成己即誠於成物凡所與手札皆即其

人之性分職分語其所當然及其所必不可不然大抵皆箴規藥石也得其一二即可立言砥行其誠故也所纂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在官法戒錄至今士大夫家有其書其培遠堂偶存稿十卷雖壽序祭文皆有至意非尋常應酬可比歸愚沈氏爲之序曰古大臣垂紳朝宁敭歷中外功業被於當時聲聞著於後世大抵本誠一不欺之學發而爲社稷不朽之勳葢誠則無僞一則不貳不欺則忠以處己恕以待物而心自定焉氣自靜焉神自凝焉施之家國公爾忘私以立己者即以立國以壽身者即以壽世胥是道也榕門

相國以儒生起家歷官內外四十餘載其品望在鄉國
其豐烈偉績在太史固天所挺生以錫我
國家爲元老爲純臣者也公生平孝親忠
君愛民出政大都以誠一不欺爲根本由名解元入翰
林改吏部選御史經國要務立誠無僞見信上官迨歷
府道洊擢督撫閩江右陝甘楚豫閩吳諸省悉以人心
風俗爲兢兢察吏安民務期實效而四至秦中再撫江
南爲德尤大蓋無日不爲小民計生全無時不爲
主上布恩德九宇之內多半被公之仁即多半被公之
誠張文和公嘗薦公自代云能以民心爲己心亦視官

事如家事藎實錄也洎乎晉掌銓衡贊襄密勿嘉謀嘉
猷悉以入
告綜公生平大概有所設施無非精白一心以至誠感
動措諸言行即可質諸衾影
皇上灼見公誠一不欺始終無倦故信之篤任之專穆
穆明明
主臣一德盛時隆遇自古無二且公之誠一不欺本乎
性生而尤深於學問一生手不釋卷研窮宋五子之奧
義遠紹薛文清高忠憲之薪傳刊刻孝經小學近思錄
綱鑑正史約大學衍義補諸書用以省身即用以勸學

濳居吳下親被德施文忝主教紫陽每當課士輒與公接公命題必爲講義剖析聖賢精蘊毫髮不爽濳亦受公教益程子曰不學則老而衰謂好不在學則耳目心思移於嗜欲聲色及得失趨舍之途志氣且日以衰頹也公之勤學好問至老不倦公不輕著述所刊書皆輯古先格言間有請爲文者久而抄積成部濳嘗受而讀之往往即一名一物之微有以見精理入神之妙其言之足以惠蒼生行久遠要皆本此誠一不欺之推暨與古大臣公忠體國精勤克己者何多讓焉濳老矣既窺公之政事復讀公之文章因爲摘其大略而記之讀先

生之文固見先生之學而觀先生之政尤足見先生之學也先生過化之地士服其教民懷其德閱數十百年感之思之如一日追述其善績不絕口云至矣哉誠之神也閱百年而追步遺型者有幹臣宋先生遂樓趙先生宋先生諱國楨上元人進士歷官巡撫明體達用清冷畏人心平愛民勇於懲惡其明也莫能逃其鑑其恕也無不服其公所至官僚奉法衆庶飲和非徒以嚴見憚而已而令行禁止則有人所不能者如在廣東拆嘆咭碼頭一事夷心懾服相戒不敢出一言尤爲人所稱佩云卒謚莊恪趙先生諱愼軫武陵人翰林歷官總制

律己以嚴接人以敬平居整肅臨事周詳訓迪僚屬惟
恐其有失懷保黎庶時見其如傷遇事有關地方疾苦
國家憂樂者則竟夕不能眠起而思之必得其當而後
已在廣西捐廉設各郡縣豐備倉積穀至數萬石其勤
事愛民亦可想見矣總制雲貴病已亟猶將貪墨數十
員糾作一摺具參閱日屬纊權者發急遞追回至今滇
人惜之卒諡文恪

濰縣韓先生

先生諱夢周字公復號理堂篤守程朱檢身不及愈勘愈密愈擴愈充其日記曰人固不可以虛僞欺世然亦不可自小立心卑退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卒之悠忽沒世縱有善名亦只是謹愿之人而已又曰人日在熱鬧場中爲辨所行汚潔須常令胸中如一盆清水乃能辨得是非存得恥心在又曰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朱子以爲存心之屬蓋培養本源蓄之深植之厚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於此體之可見蓋存心薄者必無惻隱之發存心戾者必無

辭讓之行致中以立大本義蓋如此非空空存此無爲之心使不放馳而已也又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誠敬之效也能誠敬則心之理得矣心便是無形的身身便是有形的心養心與修身其理一也身若亂爲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身心若亂思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心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交養之道也又曰人之一身爲善事又要爲不善事分明是兩箇身人之一心存善念又存不善念分明是兩箇心倏忽變易機緘莫測其存善念爲善事也儼然是君子其存不善念爲不善事也確然是小人當下便判兩途究竟必歸一致然上達甚難

下達甚易危乎戒哉又曰任你聰明蓋世事業掀天只有此心問不過其餘都成妝點敗闕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不能忍匹夫之勇其發尤暴古來憤事者坐此甚多何以能忍曰思慮其始也維其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烏有輕發之患哉又曰萬事之理出於自然順其自然故無事以私智鑿之則紛如矣又曰事之難易盡吾誠以爲之不可雜一毫智術人之善惡盡吾誠以化之不可添一分喜怒又曰目不遍視故能視耳不遍聽故能聽心不遍思故能思又曰養心之道在敬敬之道在安矜迫反失之又曰俗

學少心一邊異學少少事一邊所以上下隔絕本末乖違又曰太史公以春秋爲禮義之大宗謂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用者易見禮之所禁者難知所見甚精彼紛紛然言利害賞罰者知不足以及此又說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他作史記便是仿此意其用意深遠處人多未識如伯夷傳是說伯夷不怨淮陰侯傳是說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漢事有顯有隱是非頗不謬於聖人所以爲[illegible][illegible]固所譏多不中只是未得他用意所在六經黃老處士奸雄之云爲尤舛後人勿爲所罔又曰爲陽明之學者有二

其一學問空疏不耐勞苦樂其簡易而從之其一博覽典籍不知切問近思勤而無得見其立教專主向裏遂海而從之前者多高明之人後者亦沉潛之士皆有造道之資乃陷於一偏不復見古人之大全可惜也又曰學陸王之學者多歸於佛不止當時後來亦然交游中如彭允初汪大紳羅臺山皆是其大決藩籬以念佛爲教求生西天惑亦甚矣又曰彭氏自濂訪先生學陽明允初又受法於薛鳳三鳳三吳人其舅氏爲僧鳳三養於舅氏遂傳其法衣鉢源流如此又曰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宋儒說氣稟然疏中卻有其氣清明材質

差等云云此非氣稟而何其尤異者謂程朱說性即理也其觀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即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而為此說孔孟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渠疏孟子字義並此句而忽之何也孔孟之言無非是說理說心不在字面上講究如此此荒謬直枉讀一生書耳又曰程朱以理為我所本有用學以復之戴氏以理為我所本無但資之於學即此觀之孰為得失亦不待煩證深辨也觀此則先生之定識定力高出羣流吾道之衛甚有賴焉其寄閻懷庭書曰來札云靜坐對古人便覺心清志定及應酬俗事俗人又不覺

從習俗去此學者通患也其弊在動靜分爲二端動時大小事判爲兩途動靜分爲兩端者如靜時心淸志定此時之心不是別處換得箇心來即動時不淸不定之心也緣靜時加一番操持客氣旣消自然有此箇氤氣象及至動時此心一放便無主宰習心復來自然又向熟處走於此細細體察分明靜時是一心動時又是一心此涵養功疏不能純一之驗也若能於靜時存得極其專一動時更加一番提撕一言一行處處照管得到則動時之心仍是靜時之心蓋以之爲主於內原不曾教他放馳去如此久之自成一片所謂靜亦定動亦定

者是也其要只在敬而無失不敬則失敬則無失動時無失的卽靜時無失的非有二也除一敬字更無用力處所謂大小判爲兩途者如人當靜時存得此心在忽有大事來感觸者如承大祭見大賓此心依舊不敢放馳卽不能如靜時湛然純一當亦不至大遠至對俗人應俗事便絕不同緣事小不覺生輕忽心夫子所以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事有大小理有大小心無大小須是要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方能操持得此心定又如人要以敬存心自然有嚴威儼恪氣象此時見新識人尙能持得住倘遇平日褻狎人便不覺放

倒復入舊習去此皆是志不帥氣隨境遷流之弊旣知其病更不須別處求藥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雞伏卵如貓捕鼠心存誠敬死生不以動其心此外更有何事弟用工粗疏偶有所見不曾有眞切得手之處蒙兄下詢不敢不竭其愚要皆常法兄所夙知不足以助高深雖然常法之外亦更無巧法故時時以此自勉不敢以無得而苟止如有未允祈卽賜教同心離居無緣面質何勝悵結其復王震青曰惠書以動靜不得其方不能無所昏蔽欲從事於敬義夾持之功以祛妄動邪思之累此見賢者志道懇篤已得其端而

知所用力矣竊謂古聖垂訓立教道有千變法亦各殊其總要莫不統於一心敬義者所以事心之方非所以為心也不知心之所以為心敬義將何所加哉敬以直內者所以存之也方其敬時此心爲有乎爲無乎以爲有所有者何物也敬又如之何其存之也義以方外者所以發之也當見義時與心爲一乎爲二乎以爲一則所謂義者於內求之乎於外求之乎此事要使通徹分明一有障蔽如暗中索物茫無端倪耻參瞎鍊從何入手程子謂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不知彼所謂直內者與聖賢果同乎否乎陽明以窮理爲義外不窮

理則是不思而得其將能乎無精義之學遽言義以方外所謂義者果不差乎且敬義互發其爲一貫者安在此皆當辨之析之使明著於心然後可以從事也來書又言處貧之道則旣得之矣內重者外輕得道者不累於物君子之爲學不逐事而忘本必執要以御末子貢子路從貧富上用功顏子從道德上用功審於二者之間者可以得師矣其與羅臺山曰去冬允初寄示足下與鎭野書讀之甚暢其有功於學者甚大蓋道之微久矣人各據一術以自是狃於其方不能相通如有所競不能相下至於體用乖隔本末橫決由不知道之一故

也道之一非一於人一於天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理天地之道民物之性命也聖人之所不能盡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也或乃不求諸聖人之所不能盡而嫌其與愚夫愚婦同科於是背常離經造爲高深元遠自以爲道之至而不知其違於天夫道可公而不可私也可知而行非可虛而寄也天地之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公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可知而可行者也今乃不求之公不求之可知而可行而但以其私而虛寄者以爲道則固與天地不相似矣與天地

不相似則違天違天則道如之何其能一也彼豈以天之外爲有道乎哉人者天之所生也天之外無人也則無道也是之謂迷其本而失其用三代之盛人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鶩於功利管晏之徒豔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爲二自是以降才智倍出漢唐君臣乘時建樹考之春秋五霸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而業可述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迹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

空言無補等諸匏瓜繫而不食若然是顏曾劣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春秋之義係王於天王者之道天之道也故聖人一出必將奉天道正萬類立人極非苟且隨俗以就功名也故或施不及一物而道侔帝王或功蓋天下而不足媿於五霸其故何哉道德有無於已能達於天與不能達之殊也是之謂逐其用而棄其本凡此二者道所由徹之大端也皆不求其本於天之故也故能知天者

則知道之一而不二矣嗚呼此孔孟以來相傳之統緒惟程朱能得其宗而世之騁私智起而亂之者紛糾而不可詰此君子之所大懼也因足下道一之說竊推其旨如此惟不棄而教之其與李叔白曰夢周頓首叔白足下僕伏處山林都與世隔雖鄉國知名之士亦無因會合莫由獲其教益足下不鄙棄惠然枉顧語以學術之辨欣幸殆無以過然足下啟其端未竟其緒豈將以發予而使之獻其愚乎僕敢陳所見惟足下教焉陽明之學世以爲禪舊矣至禪之浸漸爲陽明其端末則未之詳也六朝文人竊莊列緒餘作爲佛書口說曼衍不

可究詰達摩入中國窺此間隙乃一埽除文字直指心體傳至六祖又從而張之其說愈辨其惑人愈深唐宋學者趨之若狂然其時固自別於儒分門立限不相假冒而儒者已往往浸淫於經訓而不知宋南渡而杲堂出於佛徒最爲黠傑其得術在援墨入儒其語張子韶之言曰侍郎把柄在手便須改頭換面以誘來學子韶欣然從之於是儒墨之界始大亂談儒者混於禪談禪者亦混於儒推其始終殆有三變其始也倡爲淸談而已一變而淨智圓妙體自空寂再變則眞空能攝衆有而應變矣至三變則中庸大易之微言與楞嚴圓覺相

表裏而兩家之郵通矣此皆佛氏之徒思以其術角勝

日彌其罅隙而文飾其淺陋始竊莊列繼竊吾儒而不

知其說之多變也論禪學者謂其近理而不知其得於

竊也然子韶之徒其智不足以自全每自供其敗闕象

山陽明則倚傍釋氏之所竊妄意其不殊於儒遂陰證

釋氏之諸而巧爲改換之術以掩其跡於是世之惡常

嗜異者羣起倡和於以誹詆程朱自居顏孟非真洞悉

於儒釋分途確然不惑鮮不炫於其說而助之者矣夫

禪學歷千餘年數經變易始成一家學術其人又皆信

心自是固宜其流而不返也然則陽明之入禪殆所謂

認賊作子禪之流爲陽明則螟蠃之肖也或者以禪學不言理陽明雅言之以明其非禪愚嘗讀其書反覆以究其旨陽明之卽心卽理與釋氏之卽心卽佛其有異焉否耶此卽改換頭面之術其詞異其實同者也故凡爲陽明之學者高者流於剛愎爲巧詐爲誕妄下者頹然自放而已此禪病也何者任心而動有不謬者幾何哉或又以陽明功業軒爍爲儒者之效此古豪傑雄略之士優爲之不必盡由講學也陽明本豪傑夙究於經世之務又能內定其心足以乘機制變故成功如此至於聖賢體用之全爲學之方則不可一毫借也足下以

爲何如有不合所往復不宜又自記曰陽明之學其出入是非莫詳於羅整庵陸稼書兩先生更考之昭然無疑矣陽明不自認爲禪其徒則直承不諱此亦何異證父攘羊之爲乎衍至明末直以孔佛同道儒釋一源矣其風至今未熄恐流而愈甚嘗與南中學者斷斷持之而不能易也嗚呼此古人立教所以愼於作始與其與彭允初曰接十一月一日札知兄且遲南還昆季聚首天倫至樂深爲慕羨教益諄諄無任愧荷厚愛至誼甯可言謝弟自初知講學懲少年狂肆之弊力爲規矩束縛其身處處檢點使甯拘勿肆行之數年頗自謂無顯

過大惡然每反驗心中與道理未能眞實有得蓋實缺得涵養本源一段工夫及見兄首以此旨相示瞿然有深省知年來悠忽不進大病全在於此將力求所未至者以自勉雖有他說亦不敢雜陳其閒矣旣又思之學必講而後明譬之於醫必自述其受病之由雖至隱匿不以自昧然後醫者得施其方兄之於僕蓋不待其自述固已洞見五臟癥結令試更一陳之益可知其求醫心切坦然施其治之之術而無疑矣周竊謂聖賢之學其大要有三以存養爲根本以省察爲修治以窮理爲門戶曾子言正心誠意必言致知子思言固執必言擇

善孟子言存心養性必言盡心知性論語一書言知者不一端至易之文言旣釋乾九二爲閑邪存其誠而又釋之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知行交資明誠互需從古聖賢相傳爲學之方周備無弊未有易此者也自近世儒者譏程朱格物致知之訓爲支離後人和之不復致察至閉口不言窮理二字乃考其生平所復習雖自謂別有宗旨卒亦未有絕聖棄智以爲學者何者所謂窮理者非他蓋卽窮其所存養者而已矣窮其所省察者而已矣人之初生其象爲蒙及知識漸開始敎之學卽其良知以導其所不知使由此以致力於聖賢之道

於是五品之倫五常之性莫不講明而切究之隨其所講明而敬以存之於心則謂之存養隨其所講明發於意施於行慎以審之不使其有雜則謂之省察存養熟省察審則知愈精知愈精則存養省察亦益熟且密三者所以致力之方不同而其所致之理則一也蓋非存養無以立知之本非省察無以善知之用盡知之實然非知則將昏蒙否塞無所通曉亦何所存何所察哉夫非生知不能無賴於學學則未有不以知爲先者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言無人可外於知也自古未有不讀書不講明義理而可至聖賢者此

固不待深辨而明矣然則程朱格物致知之訓果支離否乎若曰是惡夫以博涉記誦不切身心以爲知者則亦就其所非者闢而正之可矣又何可因彼之非而遂諱言吾之是哉近與臺山論此其說至辨終不能破弟之惑故略述鄙見以陳於左右惟決其是非以發其錮蔽幸甚幸甚蓋先生尊崇正學統歸程朱言知言行不稍假借故於往來手札或是或非或規或勸總之不離辨陸王宗洛閩爲大要出爲來安令懲積蠹斥淫祀恤民彤𧼈興利除害職所能爲者無不爲之職所不能爲者必固請於上官而爲之蓋如傷之念無時或忘也榜

於署門曰願通民情喜聞已過又曰畏天明威無一夫之敢虐宣上恩德俾萬姓其皆懽本儒術以爲治是可知矣

桐城姚先生

先生諱鼐字姬傳進士官禮部郎中學以研經爲主而並及於史子集一字之不諧於心者必思之深辨之審以求其詞之何以洽義之何以完聖賢之旨何以不至湮晦而不彰故其成也廣博而無所不該精詳而無所不實平正而無所不適而所憂者惟學者之厭薄程朱不知玩味其書以上求孔孟之道爲學術人心之害其贈錢獻之序曰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

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蔽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淸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尙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

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闚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甯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强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廱滯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閒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

葢有合也哉其復蔣松如書曰鼒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嘗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尙有所欲陳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微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字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脩巳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

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已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强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鼐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爾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

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説集注固
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
至盆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
説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其程綿莊
文集序曰鼐往昔在京師聞江甯有程綿莊先生今世
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
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
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
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眞有殊異交爭者矣況後
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隊絶之後

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立身行已固無愧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而遵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說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然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强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

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林甯藏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緜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緜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者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緜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尚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緜莊書

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先生當開四庫書局時入局修書後乞假歸里主講揚州書院尋移主鍾山教育人材成就者衆人之見之也如坐春風然不飲而和不薰而潔其德輝之所及固如是也古文名天下嘉慶後言古文者必以先生爲歸著有惜抱軒文集經說筆記等書